

增訂四書大全

中庸下

六

漢書門類			
四	四	四	四
九	九	九	九
函	函	函	函
架	架	架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九	
一	二	
七	九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9
冊數	29	(6)
函號	277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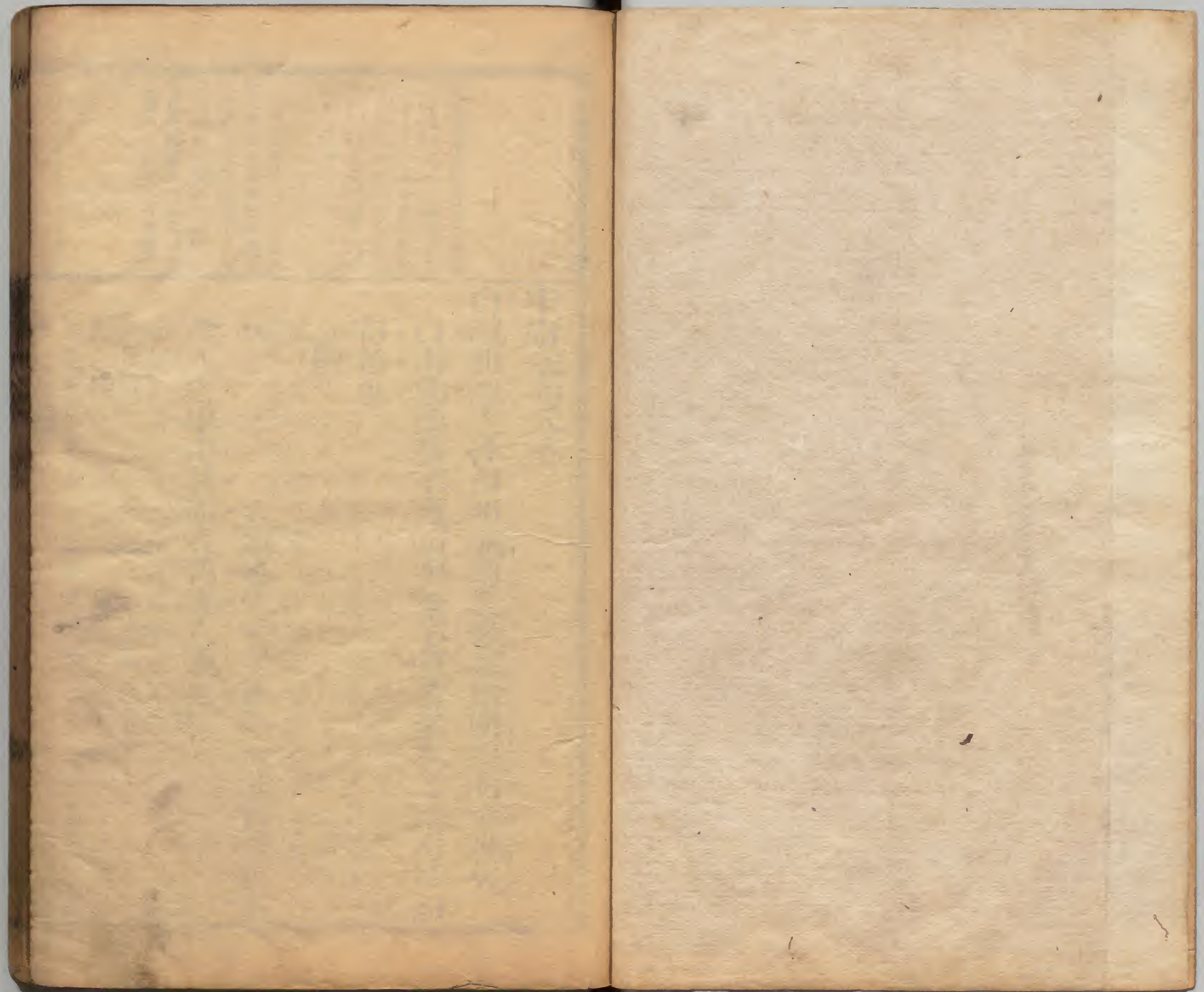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庸章句大全

中庸章句大全下

淺草文庫

份按齊合註曰註云自明也
蓋由誠明有性之名猶由大
虛有天之名不可作由也至
彼謂由誠而明由明而誠說
蒙引亦如此淺說謂自夫德
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
謂之性云語尤明白似乎
可從然細玩末二句口氣終
悉未嘗蓋自誠明者本無節
次然此句乃是以誠作主即
曰由誠而明無不可也觀下
章章句所謂此自誠而明者
之事則三說之不可從曉然
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

明附蒙引孟子集註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

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

謂性之者即此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

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
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
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
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

適喜齋

贊合註可上二句別誠有天
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歸之同
舊說把末二句作申性教之
義不可從○困勉錄曰按大
全三山陳氏雙峯饒氏淺說
翼註俱作成功則一看獨存

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
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解
也

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
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
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
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命而為一以
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
意可以至於誠可以為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
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
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
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
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
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
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
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
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
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
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

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
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心尚
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
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
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
於誠此則字意慢○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
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
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教即首章之教惟賢
人由脩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此明字與雖
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
矣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矣○陳

氏曰此章兼天
道人道而言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

道喜齋

份按朱子謂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此朱氏公遷所本也但蒙引謂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此說似覺更長
份按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亦兼心言

以及覆推明此章之意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為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為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日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日思誠○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

份按程氏此條乃朱子說見語錄

困勉錄曰合言之則盡性二字包得盡人物之性非兩件事分言之則不容無別此與大學明親一例又以理言之則盡性與盡人物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之則不容無漸次此意自詳或問諸家各持一見者俱可不必又曰盡性物處就是贊了天地既可以贊便可以參此節內雖無後先節次然上俱云能字末云可以字則能字裏面有功用可以字特即其所能處而贊美之

讀本

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

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此○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至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衆天下無以加互古今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莫能及者也。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

份按察之由之只是知行二字耳讀者當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二句上體認天下至誠吳因之曰盡性正與下致曲遙相對蓋致曲者由此及彼未能一時俱到盡性則巨細精粗渾然大備纖悉完具而無餘欠也

份按章句解盡性兼察之由之二意此却云盡性就行上說必記錄之誤斷不可從

份按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下更有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三句說得更周備何故刪去
份按陳氏謂此節是有位聖人拘泥之甚觀朱子致中和節所云可以知其失矣

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

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

附蒙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起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

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

○存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

說至誠了方能盡性。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

形氣不同而有異耳。附蒙引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破天機只此一句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

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

就行上說能盡得真質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

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

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

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

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底如馬性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

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

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燠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

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

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

中庸大全章句下 四 適喜齋

翼註曰盡物之性難看且如
虎狼搏噬聖人若盡其性可
任其搏噬乎曰搏噬非真性
性本無搏噬也乃生於形氣
耳聖人不能已其搏噬但驅
而遠之不使搏噬大至貴之
人便是知明處當了况聖人
在上神而化之又有猛獸不
妄噬鷲鳥不妄搏者此雖不
可入講然認理當如此

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
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
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
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
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
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
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
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
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
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
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
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
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
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人之性云云此
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則各有限制

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
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
然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爾
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
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
○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
附朱子語錄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
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
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
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
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
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
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一身也
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
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
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
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被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
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

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缺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得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存疑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閒見迭

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附蒙引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呂晚村曰人亦知逐句回顧誠字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遂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只一誠便了也又曰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齋齋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又曰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一分誠

困勉錄曰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北溪陳氏東陽許氏朱氏公遷俱言是誠之效驗恐不是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

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著則又加顯矣明則

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

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

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

份按致自兼知行說存疑所謂不外擇善固執是也黃氏謂在知行之間殊謬

份按史氏以偏厚為曲乃程子之說與或問不同

份按困勉錄云此曲是好的夷惠之曲便是不好的竊謂夷惠之清和如何可目為不好但極其至不過成就清之一字和之一字則是止就一處推致而不能該徧全體悉有眾善也
份按致曲兼知行說程子偶就學知言耳不可泥也

份按朱子此說亦用程子偏厚之說與或問異要之程子之說未嘗不是然却包在或問之說之內

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附朱子語錄著則明如見面益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令聞廣譽施於身之類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反形句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要造極通考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附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

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附四書通章句德無不實四字上章為誠者言此為能有誠者言必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者蓋非如伯夷偏於清極其至不過成就清之一字而已凡所發之偏無不推致之而形如孟子所謂凡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是也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陷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側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

份按雲峰說應別為一條不
應混在朱子此條之內
份按曲是能有誠意似更
穩玩章句曲無不致則德無
不實二句乃曲是能有誠意
也竊謂曲若能有誠意當屬
誠則形誠字未知是否

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峰胡氏曰
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
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
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
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
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
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
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
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
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
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
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
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
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
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
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
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

困勉錄曰曲能有誠是全體
之仁但未是至誠耳許氏謂
是一曲之誠大謬

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
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
積。眾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附。誠者
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
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
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
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可謂之
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
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
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
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
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
閒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非指化字
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
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
安得有許多光彩。○謂就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
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
之妙。則是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異於

份按淺說所謂隨事隨物云
者最合朱子須於事上論及
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
推致之說

聖人也。○淺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
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
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
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
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
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全體皆誠。而所
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
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也者。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仁發明人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
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
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謙即曲。能有誠之謂
即成己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
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
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

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
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
云

蘇溼陽曰。或問至誠前知有
待於禎祥妖孽等類乎。無待
於禎祥妖孽等類乎。有待不
可言前知無待。則何所據而
知也。曰。禎祥妖孽。雖亡之兆
也。非興亡之本也。必有所以
興。所以亡者。鬼神於所以處
知之。故顯出箇禎祥妖孽等
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
一也。故至誠不待禎祥妖孽
而後知也。然禎祥妖孽之類
泛泛觀之。其狀顯何人。不見
細細觀之。其情微何人能見
即如成子受脈一節。成子不
知成人。亦不知獨劉子知之
又如邾子執玉一節。邾子不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說文作孽。云衣服歌

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
以下。通考。趙氏惠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
巫咸。卜未問其人。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

中庸大全 卷下 意可下 乙 遍喜齋

知邪人亦不知獨子貢知之
推此而上蓋有劉子子貢不
知獨至誠知之者矣况乎福
中藏禍禍中藏福變幻百端
豈尋常智慮所能窺測故祈
祥妖孽亦必待至誠而后能
知之也○翼註曰新說謂聖
人不待禱祥妖孽著龜四體
而知夫既不待他却又說他
何用○份按細玩經文之意
翼註所云最當澤陽顧氏以
至誠不待禱祥妖孽後知與
禱祥妖孽必待至誠後知對
舉其實後說是也○按後
說固是士然以前說引起却
極精妙
李九我曰善不善即是禍福
然變禍福二字為善不善者
正是禍福的先兆虛虛就光
景氣象上說○翼註曰新說

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
見極高但於文勢似說不通
舊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
作禍字却於文勢甚順○說
統曰據舊解以善不善即作
禍福看或謂先知在禍福將
至之先只就善不善上知箇
禍福但不知這善不善將屬
之他人乎抑屬至誠本身乎
所云先知將屬知人之善不
善乎抑亦自知其善不善乎
看來善不善只應如舊說預
上文禍福將至吉凶禱祥天
地氣數所為自是聖人不免
但不至至誠的人便不知即
知亦往往後時只是聽其自
至祥不能逆莫不能卻其至
祥反為災却是聽於神不是
天地生身造化在手的手段
須是至誠的人善便先知其

立卦者坐士之著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
卦者始書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木少
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蕚
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蕚音臚荆也周禮龜
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
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
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
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
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
禮蕚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燠遂斂
其燠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炬也契灼
龜之木也謂之焯亦謂之楚焯楚荆筮之類也焯讀
如戈鑄之鑄下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
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
則卜筮不相襲著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
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定公

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
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
也然唯
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
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與國本無此四字○問至
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禱祥妖孽
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
見耳聖人至誠無私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
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
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
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
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
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眾人如昏
鏡所以無所知○雲峰胡氏曰禱祥者興之幾妖孽
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
道喜齋

福自然名致有道不善便先
知其禍自然禳却有方如此
則休禱協至災反為祥直是
吉凶禍福造化不能自主
一聽聖人轉移故曰至誠如
神○困勉錄曰按禍福之至
有與理合者善而得福惡而
得禍是也有不必與理合者
善不必得福惡不必得禍是
也原兼此二者至誠之先知
亦兼此二者故善不善字只
與禍福為順不必如賽合註
說也又曰許氏謂善不善俱
有禍福其云善不善是在外
祥上說與作人心善惡看者
又不同但所云祥或作凶等
上文已包得盡祥無作凶之
理但人所見為祥未必真是
祥耳上文所謂祥乃真祥也
真祥非至誠不知餘做此如

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
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
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
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
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
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
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
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
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
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
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
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
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
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
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只
就禱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
有妖怪又曰禱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
告之祥之為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

中庸卷之三

讀本

此看則只依孔疏存疑淺說
以善不善作禍福看為要
份按禱祥者與之幾下有祥
又禱之幾妖孽者亡之幾下
有孽又妖之幾與饒氏所謂
禱與妖眾人皆知祥與孽眾
人安得知之說皆自生葛藤
不可從
份按陳新安謂禱祥妖孽皆
見於著龜四體非章句之旨
不必從

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禱祥與妖孽
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
獸蟲蝗之怪謂之蠱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
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
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蓋善
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
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
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附○四體
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間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
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
足各二為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間皆可驗人之
吉凶○註謂私偽不留於心足矣乃兼目言者蓋人
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日與心最相為用者也
○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吳說
以禱祥妖孽皆見於著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
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著
龜四體說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著龜四體之外無
適喜齋

中庸卷之三

適喜齋

禍福之兆也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
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為禎。○孔疏曰。國
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
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
鳳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
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
福。不善即是禍。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璠曰。此章以誠者之知

發明天道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

是困之曰。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實心實理。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俱就實心說。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

不實于義。各有所指。務按誠者自成。乃是天命之性。不假修為者也。句中原有自然成就意。然却不可以自成一自。作自然之自。且月林云。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乃為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已。兩自字。亦俱為自然耶。蓋只是自己耳。人稟來原有此誠。方自己成得箇人。自然之自。尚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翼註曰。兩自字。俱是自己人之生也。有此實心。方不虛此形骸。誠也者。乃所以自成其為人。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己。此二說皆的當。

晚村曰。首節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天道人道。道字與此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

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去。做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有主處。不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峰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

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

適喜齋

道字迥別時文亂拈者謬
份按如雲峰所云則誠以心
言竟屬之自道句中非章句
本旨也須知以實心說自成
原與不假人為不相違背則
誠以心言二句之應屬自成
明矣

份按曰欲曰必便落修為不

是天命之性可以言自道不
可以言自成也
份按吳氏此條人之所當自
行此道向頗疑此道二字不
成文理檢原文乃是此言率
性之道編是書者心氣粗浮
遂落去言率性之四字也
份按為人之說恐非本義

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
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
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
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
微頭微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
誠為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
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
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况誠者
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
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
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
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為用
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
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
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通考
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
成有虛偽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
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

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
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
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其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
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
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為己之學也若
非真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己即是為人故章句曰言
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
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
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
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其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
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
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史氏
伯璠曰性是本道是川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
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即誠自成一
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
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
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
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

按誠者自成。雖兼物說實。重在人。故章句上二句。順經。文兼物說。下二句。則兼主人。言蒙引說得最當。史氏謂下二句。專指示學者。未嘗不是。至謂專爲人所當自行者。言則將誠以心言。屬之自道。與雲峰同誤矣。竊思誠者自成。誠者物之終始。或問兼實理。實心在內。存疑所謂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是也。程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以此說自成。乃是就天地物內抽出人來說。正章句。誠以心言。意。今胡史二說。皆謂誠以心言。專指人之所當自行者。誠其意。蓋謂實心不可以言自成也。是朱子所訶。徒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

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說則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力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爲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爲。心所以爲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爲能。故以心爲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爲性。而言人之所以爲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爲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衆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峰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卽道也。蓋皆不達。

知其人在人爲實心者也

吳因之曰。自成自道。本支用一而字。接下氣脉甚緊。大意謂誠乃是自成的。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平只把自成說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四書脉曰。二句當連看。不當板對。○翼註曰。自道須承自成來說。使誠非自成。則道亦可。以行。可以無行者矣。份按呂晚村謂下二節言誠。而道在其中。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又謂自道工夫。全在誠上。誠之便是自道。其說皆是。但謂誠以心言。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此却不然。蓋以實心言誠。兼有常人之心之本質者。與聖人之心之至實者。二意。在內。當

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附蒙引誠者自成。兼人物言。天地鬼神亦在其中。道自道。專以人言。誠則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此章大意。思正意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是此一句。正誠之者之心。領處。誠意重。而道意輕也。註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爲本。而道乃其用。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爲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

言下 意下 道喜齊

人之心之本實者所謂誠者
天之道也聖人之心之至實
者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者也皆不假脩為者也呂氏
又謂不當以自成句屬天命
之性愚謂常人之性之本實
者非天命之性而何若聖人
之心之至實者則亦全此天
命之性者耳○又按下二節
言誠而不言道言成已而不
言曰道章句謂人心能無不
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字只
用帶說其說末節處所謂既
有以自成云云道字亦只帶
說信乎自道在自中中也○
首節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
成天命之性也此自成是本
體自具底蓋惟自成所以當
自道也次節所謂人心能無
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末節所

中庸大全章句

故下條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朱子
於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
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為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
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教
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己之有性
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
之法也○存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
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
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
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漸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

終字語錄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

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
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

矣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

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
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
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
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
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

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
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
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
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
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
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

適喜齋

謂既有以自成云者善反之
以復其初也此自成是工夫
做成底蓋能自道乃完得自
成也
份按物之終始章句以實理
言然却兼實心在內或問言
之最精密
翼註曰註云所得之理既盡
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此二
句略可疑似與不誠無物相
混了不若只說實有是終之
理與鬼神章相合

份按語類廖德明云無物謂
不能聞見是物與章句不合

中庸大全章句下

竊謂視而不誠於視則如不
視聽而不誠於聽則如不聽
此乃不誠無物正解若不能
聞見是物特其餘意耳

份按北溪謂誠者物之終始
誠字以實理言是只說得半
邊也

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
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
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
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
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
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
無不誠者。恁他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北溪陳氏
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
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
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
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
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
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
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
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
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己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
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
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黃氏洵饒曰誠者
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
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轉
說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
○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
人言○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
是說成物○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
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
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
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
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
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
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
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
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
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

因勉錄曰誠者非自成已二句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附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已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為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此實理兼實心實理○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即誠之體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在是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至此可謂真能自成亦可謂真能自道

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

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句反於事者以時

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

言之盡已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

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已成物之道無不

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饒

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七

適喜齋

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即誠之體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在是成物即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至此可謂真能自成亦可謂真能自道○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已二句當讀往成已仁也以下氣通去皆推原此二句故字例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四書脈曰成已成物就是時措之妙了○袁了凡曰仁知總是吾性中所固有可以已與物分

中庸大全章句

三

讀本

內外不可以仁知分內外○
呂晚村曰或以此言人
遂將釋善貼知固執貼仁說
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已成物
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蓋
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
知仁非此知仁也
王觀濤
曰成已所以成物處已合時
措之宜意此處只將故字喚
起言唯性合內外故時而措
之以此成已即以此成物舉
而措之與時宜之此之謂性
中之妙用此之謂率性之能
事○仇滄柱曰饒陳二家以
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
不知首節自道是當然之道
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
看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
不知註中補出自道意本在
成已成物處不宜插在合內

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
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說道
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
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
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
知也○雲峰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
之言主於行按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
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
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
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
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
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
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
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已也分言之則
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
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
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已也此為已之

讀本

外何惟蒙引謂此道字輕看
愚謂此道字只指理而言兩
處道字何必強而同之耶又
或以性之德為天命之性合
內外之道為率性之道上句
性字固同而以此道為率性
之道亦終未合即譚氏實理
可由曰道亦傍率性而言皆
不精細○翼註曰折衷云合
外內之道要見仁固在內而
知亦非外意最精切不可用
仁內也而未始不合於外知
外也而未始不合於內之說
也

學也天命之性其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
已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
行於已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
一虛偽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
為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
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既自成已
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
俱立成不獨成成已所以為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
為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
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存於內而
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
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
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
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
得其宜也哉由成已之仁發為成物之知則知固自
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
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

適喜齋

中庸卷之三 章句下

份按前田王氏云云通義作
入台吳氏之說
份按性之德二句俱承上成
己之仁成物之知今此條分
性之德指成已成物合內外

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之自然。未
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
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
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
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
非所以言率性也。其曰誠之為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
天道之意而誤爾。○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
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仁智皆性之德合內外之
道也。時措之宜即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
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己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
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為仁智者誠也。○前田王氏
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己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
句以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
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為仁以
成己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己成
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
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

句指仁知殊不可解
份按前田王氏謂以其成已
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翼
註謂成己即仁成物即知不
是未於仁知二說正相合而
淺說則謂所以成己者仁也
所以成物者知也。因勉錄從
淺說而以翼註為非。竊考之
語類有曰成己便以仁言成
物便以知言有曰自成已言
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
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
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是翼註
之說是也。然語類却又有成
己之道在乎仁成物之功由
於知之說。有須是知運用方
成得物之說。是淺說所云亦
是也。蓋兩意原自相成。惟其
成己本於仁成物本於知故
自其成已謂之仁自其成物

措之宜也。言誠一也。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
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
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若得其宜也。
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洵饒曰：故時即時中措
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己指實
理。附語錄：恒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己乃所以成
物。故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己成物固
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
當自行也。○問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得
成物。○學不厭所以成己而成己之道在乎仁。教不
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於知。○蒙引：成己者盡
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
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
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存疑：成己則能成物。理
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
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
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
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按仁者私欲淨盡
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按仁者私欲淨盡

謂之知也

困勉錄曰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即指性說其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又曰性之德而率性之道亦在其中矣不可以率性之道專指合外內句蒙引得之又不可以性之德二句貼性以時措句貼率性○呂晚村曰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不可以性道平對也又曰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

誠者二字也○仇滄柱曰註中既得於已句分明補出誠者之全其仁知淺說所謂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是也

困勉錄曰此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為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猶焉以土見天地之類聖人求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也又曰翼註謂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時俱有本無漸次但漸漸說去耳此說殊混以理言之固一時俱有以事言之自不能無節次也玩或問可見

中庸大全 卷下

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箇心也。但有所存所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蒙引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我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存疑。仁智既得於已。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

並舉體用意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德矣。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通考朱氏公選曰此章之旨本以心

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馨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去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

閒斷真實自無閒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不至。○雲峰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閒斷矣。惟無息乃

中庸大全 卷下

通喜

丘明曰胡雲峰謂首句上
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蓋
故字意不專指首句直到不
見而章節方住謂成已成物
此誠之者之德業也若夫至
誠之德業豈無可言者乎故
至誠云云
份按存疑此說本自的當而
困勉錄頗不然之謂顏子三
月之內雖不可謂假偽虛誇
然對至誠者則亦不免虛假
竊謂顏子具體聖人其真實
無妄豈與聖人有異其所以
猶未可謂之至誠者特以其
未能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故
不免偶違於三月之後耳蓋
顏子已到充實而有光輝大
可為化不可為境界謂之對
至誠者不免虛偽可乎困勉
錄又謂存疑云三月之間所

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
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
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
指天地爾附通義章盧吳氏曰至誠之道靜而動動
而靜無一時間斷故曰無息○至誠之未至者未
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
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
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
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
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或問解
誠者物之終始云如曰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間所
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即是虛假而間斷也
而三月之間所為皆實亦是誠矣豈可謂三月之間
所為皆假偽虛誇故至三月之後而間斷乎故曰陳
氏蒙引之說不
可用者此也

不息則久久則徵

為皆實三月之後未免無實
即是虛假間斷不得章句自
無間斷之意竊謂偶違於三
月之後乃是偶有虛假即有
間斷而其三月之間所為皆
實是正章句所謂既無虛假
自無間斷也困勉錄又議存
疑之說謂至誠無息不必到
無息時始見竊謂至誠能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如此自可
逆知其後之必無間斷固不
必到無息時始見也顏子既
未能如聖人之不思不勉從
容中道自可逆知其不免偶
間斷於三月之後亦不必待
其息時而始見也存疑之說
無可議也
說統曰自始至終此誠無時
間斷則曰無息自後觀之此
誠無時不然則曰久久則不

久常於中也徵 知盈 **驗於外也** 朱子曰 久然後有徵
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
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正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
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而益背之類是徵驗
處附淺說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
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
○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朱子曰 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
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存諸中者既久則徵說來則
入裏而來古註不可易

息總計之名

困勉錄曰翼註謂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此說最明蓋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者明是自己身上事徵是見於政治底至誠自己身上事不可以漸次言何待久而後然唯其見於政治者則不能不以漸耳北溪以時而益背貼徵字不是

分安困勉錄曰至誠功業只正氣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節又抽出言之耳翼註曰悠遠博厚高明講語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載物覆物成物意竊謂合此二說可盡本節之義蓋本是舍下飾意而又不得即說破也

中庸大章章句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

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鍾常如此之意悠

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猶有兩節中微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

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

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而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附存疑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則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廣博是橫說深厚是直說○蒙引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存疑章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蒙引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則明

中庸大章章句下

三

適喜齋

說統曰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月林曰天地字下節方露出覆載成還主聖人說

卑則不明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於內悠是久於外○

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兼內外何也。蓋况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隨之故曰兼內外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

份按北溪謂由高厚以至於悠遠則又分層次矣玩章句高厚又悠久又字便說得圓

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

中庸大章章句下 道喜齋

份按蒙引謂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故曰兼內外此說得之至謂久字自兼內外却恐不然久只指內史氏之說得之

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微則悠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爲無以異則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峰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則微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日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知此之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

與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微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附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蒙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丕冒海隅蒼生西土怙冒是高明覆物意○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悠久即博厚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待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峰饒氏曰博

吳因之曰講配地未可便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爲地也恐礙博也厚也二節釋言註曰載物二節還該依註分體用說自業之立於我則高厚悠久屬聖人爲體自

功之及於物則覆載成屬天
下為用蓋上文博厚高明悠
遠內便有覆載成了至此始
提出來故配地節即是上載
物一節載物節即是上悠遠
節非謂先博厚而後能載物
先載物而後能配地也餘句
做此○吳因之曰博厚配地
節註與天地同體此體是用
中之體非本體之體蓋覆載
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遠判
用而言便為體耳如上文博
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夫天
節應上同體然博也厚也節
亦是州中之體豈是形體之
體耶蒙引以天地為體天地
之覆載為用而欠的當大全
黃氏因用見體之說亦○
杜靜臺曰聖人之同用同體
總在功用上說俱自功用之

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
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
蓋體亦用之體耳
翼註曰見是表暴粉飾動是
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不
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
以自然者皆由於誠○鄒嶧
山曰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
設施其曰不見不動無為者
總之是一箇順萬事而無情
耳順萬事而無情乃是誠之
所運用也若一參以情識則
非至誠矣即有息矣又焉能
徵之如此
份按雲峰謂博厚高明之不
能久者以其不自久中來竊
謂不自久中來豈能博厚高
明果能博厚高明豈有不能
久蓋其所以不能久者惟其
不自久中來而不足以言博

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
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
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
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
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朱子文集李時可問口觀
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
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為稱首是蓋錯綜而
言之耳不必以地為先也○答曰此等處不必深求只
是隨文贊歎大略看過可也○蒙引上文言聖人之
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
體亦就用上說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
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
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
便載物載物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
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
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
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
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
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峰饒氏曰悠
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
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
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峰胡氏
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
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
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
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
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
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
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
道喜齋

中庸卷下 章句下 道喜齋

厚高明耳

困勉錄曰章變成在天地亦有之在至誠亦有之但本文正意是就至誠說觀章句曰以配地而言也云云可見淺說得之大全黃氏謂如此者以下專言天地謬
困勉錄曰見動為也不是不好底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了

困勉錄曰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
賽合註曰此節只重誠字還未重生物上○份按天地之道道字或謂專指發外者言就指博厚高明悠久等大謬或謂宜在主宰上說此似與重誠字之說相合然吳固之

中庸卷之三

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為民之制有大樂以為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為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

讀本

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蓋無為之為也○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日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蒙引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反扶又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

中庸卷之三

章句下

適喜齋

謂道字只是渾說不必分內
外竊謂吳說為長○困勉錄
口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
必泥

困勉錄曰翼註謂此節在不
爪下一層不測上一層殊謬
蓋此節即是生物不測但未
顯言之耳與前徵則悠遠節
同翼註又謂博厚高明悠久
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
言俱根誠來此說與淺說同
極是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
兼性情而言存疑亦兼性情

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
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
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
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
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
皆是說聖人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不貳即一理至
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附淺說天地之道大
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
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
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
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
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
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
復也誠復則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
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
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存疑不
誠所以誠也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貳則雜純則
誠雜則妄意蓋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兩箇物來便

雜了○蒙引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兩
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
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
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
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
木生之云云龍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
一天地也○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
測物指天地
所生之物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

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
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附淺說地惟誠也是以地
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

中庸大全章句下

遄喜齋

形體言俱不是不用兼字為
妙○份按吳荆山曰翼語
即前徵則悠遠節恐犯下裁
湧覆物成物意也此亦當如
前合困勉錄設用之為妥蓋
本是含載物覆物意而又不
得即說被也荆山又曰按註
故能各極其盛云云及以致
盛大云云則翼註之說似亦
可從

份按或謂即昭撮土為言
非是以至小形盛大之意見

無一處非天無一處非地也
即此便有難測處困勉錄取
此謂即語小莫破之意似有
意味然蒙引曰不先言斯昭
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
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
細玩終是蒙引之說為長
困勉錄曰李彭山謂日月星
辰之繫是無窮內意河海華
嶽之載振是廣厚內意而萬
物覆焉載焉方是說生物云
云麟士亦主此說此真拘儒
之見也何必及爾

份按章句由其不貳不息句
跟上為物不貳猶博也厚也
節章句跟誠不貳說來也
或謂指昭昭撮土謬甚章句

中庸

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蒙引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道之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安得不兼內外。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沃

河海而不洩。私列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

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鼉元鼉湯何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

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如玉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

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圖纂疏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

中庸

道喜齋

所謂積累云者乃是謂先言昭昭撮土後言無窮廣大有似積累後大由其不貳不息句乃又在其上一層也

中庸九章章句

讀本

有駁雜無有間斷。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反而

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

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

日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

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

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

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

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

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

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

息發出則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附黃氏日抄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皆舉其一端而言

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為言也及其猶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於無窮中指其昭昭所謂撮土者即

於廣厚中指其撮土卷石一勺類此山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於一勺之多故能廣大無窮而覆

載亭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實緝熙廣大至與天地相似此

文王之純亦猶天之不已也。經旨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者或以及其之語為疑。故晦菴辨之。○蒙引寶

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

草木鳥獸龜龍之類為盡山水之利。

類為盡山水之利。

中庸九章章句下 三 適喜齋

樂天齋翼註曰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至誠無息之意重聖人一邊非與天平說
份按此節有謂此以天人合一言有謂不重在天人合一上愚玩章句止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曰引此以明聖人與天地同一至誠無息之意可見此節只歸到既無虛假自無開斷上去天人合一意只宜帶說不可作正義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

曰誠便是維天之命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開斷先後真山

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

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閒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分文王之所以為文只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陳氏所云非也

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諡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

中庸大章句下

三

適喜齋

份按蒙引所謂天道聖人之本體與配地節章句天地同體之體字不同蓋彼乃用中之體而此則專就其在內之本體未涉乎功用者言也

份按存疑講純亦不已句單承文王說將天與文兩分開是全抹倒天人合一之說者也困勉錄深取其說然以天人合一作餘意帶說一兩句以挽合肥天配地亦可

份按信如史氏之言則是獨無誠之者之勇也而可乎雖曲為之說固不可得而通也竊謂三達德之義諸章之內莫不皆具何必如此分配

份按史氏既以大德小德為

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蒙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不同。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夫天之所以為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所以為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

天道。○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人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中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八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所言以後六章為中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為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

適喜齋

隱川流致化為費而又謂小德川流即費大德教化即隱三行之間自相矛盾

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開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開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為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

袁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道亦非空疎不密之道拓之六合併包者其大體斂之纖悉皆貫者其真精

大哉聖人之道

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於第三十二章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

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蒙引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

矣解大紳謂禮儀威儀皆聖人所裁何故道之大既屬造化而道之細却屬聖人其說正與鄙見相合夫就古之聖人之功用制作以見聖人之道之常存乎天地之間如此而不粘在聖人身上立論其與下文待其人後行云云亦何礙乎

份按李九我云禮儀威儀便當道說勿云道之所貫如此則禮儀威儀本為道而更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也蓋亦主此說最為得之蓋三百三千皆是至道之具乃困勉錄獨不謂然何也份按或以發百峻極屬天命之性三千三百屬率性之道非是困勉錄謂道之大道之

小亦必分屬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亦不必分貼已發未發此說得之

呂晚村曰看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能說道不必人而在似真待字語雖却正與待字義密又曰道不待人而始在此翻義也道必待人而後行此正解也然惟不待人而始在故必待人而後行二義只是統一義反正開合足以相發說統曰自其體聚處言曰疑

中庸大全卷之五

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閒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於天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道之功威儀三千卑不可抗至道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語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

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也不妨○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思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蓋必德性宏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中庸大全卷之五

通喜齋

自其運用處言曰行○份按
觀計謂凝在行前一步竊謂
惟能凝而後能行亦惟能行
而後真可謂之能凝須合行
前一步行後一步其意方備
也

困勉錄曰學者工夫有存心
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
心致知兩件缺却力行於是
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便包
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
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
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

百邪亦自有克篤敬程氏曰
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
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
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
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
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
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
行也又曰此節致知帶有方
行然只是舉此包彼史氏以
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
禮屬行蒙引說約俱取之愚
意不然依此則難道行處獨
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庸與禮乎朱子只說致知不
說力行其意自無病不可易
也○份按朱子此節分存心
致知二項論者謂缺却力行
工夫爭欲立說以補其所未
備胡雲峰謂存心中不必分
知行而致知中却兼行而言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青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
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
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
○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
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
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
已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附語錄至德固
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纂疏
疑他須有此德凝是自家去聚他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

復又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

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

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

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
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
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
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
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
物皆當理會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
大以下節解附語錄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
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坏子有這坏子
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
造喜齋

中庸大章章句下

史伯璿因其說遂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倪道川朱允升所見皆同蒙引亦兼採之此一說也淺說則謂致知內兼知行存心亦兼知行而分致廣大溫故屬知極高明效厚屬行此又一說也兩說雖謂存心包得力行而致知則帶有力行意只是舉此包彼不必知史氏分屬此又一說也三者各持其說而陸說獨為近之意稿謂尊德性者大學之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者大學之致知格物也語類引博文約禮以分配尊德性道問學正是此意夫正心誠意約禮皆是力行之事然則道問學固屬致知而尊德性之包力行也明矣此陸說之所以為近理也語

類有二條朱子明以上截屬之力行而諸儒多不之察何也或曰雲峰謂章句非存心無以致知豈可曰非力行無以致知愚考近思錄論為學有三曰致知曰涵養曰力行克治大學之誠意正心兼乎涵養克治者也此節所謂存心亦如是而已不以私意自蔽非涵養本原乎不以私欲自累非克治外誘乎此之謂動靜之全功也是則尊德性者包動時力行在內而非專就力行言也與非存心無以致知之句豈相戾乎夫存心包乎力行語類亦嘗以上截屬之方行而章句終曰存心致知不曰力行致知者正恐言力行則缺却涵養一段工夫耳然則論者徒病朱子不

中庸大全 卷之三

是兩事細分別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蒙引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使不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哉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君子必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故君子又必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此存心致知二事修德凝道之大端缺一不可○道由也謂循其則也○道問學每謂學只是效效須是問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

讀本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極高

涵泳乎其所已知

故敦篤

乎其所能

敦厚

此皆存心之屬也

朱子曰

致廣大謂

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峰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附語錄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徹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蒙引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

中庸大全 卷之三 章句下

三

適喜齋

言力行之為遺漏而不知朱子正惟不言力行之為完備也
困勉錄曰謂廣大中自有先後高明中自有先後則可謂廣大先於高明則不可餘俱倣此或疑不以私意自蔽不以私欲自累既有輕重之分矣焉得無先後曰總是敬持此心體私意也不得蔽他私欲也不得累他那得有先後

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汗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為廣大之蔽者。是私意。意既生。則蔽其廣大矣。為高明之累者。是私欲。欲既溺。則累其高明矣。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閒。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曰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致知之知。日知其所未知也。溫故之知。習其所已知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蓋此樸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知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

問工夫。○道體之大在德性上。德性是吾心體之本。然者何以見之。蓋廣大者。心體本自廣大也。高明者。本自高明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所謂良知者。則固其本然者也。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怛之意。所謂良能也。則厚亦其本然者也。故曰存心。○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為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為胡越。則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汗了。不為私欲所累。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溫故使其知益深。若優游而涵泳。日就而月將。則溫故之功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新

中庸大章
章句下

適喜齋

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朱子曰

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樸。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錄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尋去。亦有大小之意。蒙引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

讀本

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或問云溫故然後可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以不知新敦厚然後可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然則泥以字而立異說者殊無意。謂○存疑致廣大不盡精微則有空疎無物之患。故道理之散在萬事萬物者。如三千之類皆當隨在剖析。不使有毫釐之差。○心曾廣大者多忽略細故。故致廣大而以盡精微補之。○極高明矣而不道中庸。則有高虛無實之患。故處事必由乎中庸。凡其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皆事也。必擇乎中庸而守之。要不出乎三百三千之外。○意思高明者多過高而無實。故以道中庸補之。○不溫故則本然之知將自我而失。溫故而不知新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不敦厚則本然之能終於此而不能長進。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踐履疎略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行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大傳曰禮卑。此曰崇

禮喜齋

份按語類朱子以上一截屬行此即其一條也但編書者盡刪去分說知行處被蓋偏主胡史二說謂上截不分知行下截兼有知行恐人見朱子一截屬行之說或疑胡史二說不的故去之其今附錄語類原文於後以正之

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日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日崇故曰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即崇也

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

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

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所

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峰胡氏曰讀此

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

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

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

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

以致知可乎大抵先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

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

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謂存心不過

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

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

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

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

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然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

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

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

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習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

困勉錄曰雲峰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不是蓋知新中亦有中庸崇禮中亦有精微

中庸大全 卷下 完 造喜齋

份按雲峰謂存心不大段用力夫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省察克治之事其為用力也勞矣朱子玉山講義舉孟子道性善章謂人或氣稟昏愚物欲深固必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引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之言為喻中庸所謂尊德性正謂此也蓋朱子所謂尊德性者如此謂之不大段用力可乎彼蓋誤認存心止為虛靜工夫耳其所以疑朱子缺却力行之功而欲於致知中補出正坐此也

份按史氏所謂存心不須多用得力與雲峰不大段用力之說其失正同

侃滄柱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土二句為得於賦子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即良

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日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

讀本

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徹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未知日謹所未謹日不使日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日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獲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之事日廣大高明是得於賦子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子之本然者而已○又日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度越諸編

適喜齋

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
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
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
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謹耳

但以前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
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
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
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
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
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
本而末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為輕耶况存
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
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
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
為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
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
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
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
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
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
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
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

讀本

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
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
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
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眾理之體不立而
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
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
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
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
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致篤所已能
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所以為知
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
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
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
猶知其不可為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
雙峰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為說行先於知天
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
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
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

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知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知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複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何

但按存心中既包力行如何却居致知之先蓋以大小分先後也黃氏此條極精

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語錄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互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

翼註曰此章開口甚大收尾似小了故此節要看得冠冕正大方好又曰居上單指天子為下兼臣民言與默容俱指在位者言要應章首三

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薄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一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件事件相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蒙引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是行亦謂之致知之屬者蓋道中庸必擇中庸為先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是其所重總在知上故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曰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看來看去朱子註自不差况此又是大節目所在朱子豈容註有差耶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

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

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

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

典○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

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

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以保

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

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

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

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

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通考東陽許氏曰前而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

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

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

節意講不驕者以位有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倍者以位有經曲之道為憑藉也言與者闡位有經曲之道於世也默容者斂位有經曲之道於心也如此看便濶大得旨

賽合註曰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凝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

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設何為而文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為但證隱居默容誤矣况烝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附語錄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輯釋臨川袁氏曰不驕不倍足與足容皆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引此詩以明之○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與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處尚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論問學之道

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教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為萬殊之本以為言隱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亦以為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即萬物全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即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即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為隱小德不為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

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木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即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教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朱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困勉錄曰愚自用賤自專兩句平說而子思引言意重在

自專上生今反古句兼愚賤在內而意亦重在賤者上雙峰謂此意於賤者特詳是矣而說得未明覺生今反古句無安頓處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知也陳氏曰愚者無位當聽止之所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裁必及身歎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通考史氏伯塔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為當聽上之所為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

川袁氏曰愚自用有位無德而作禮樂者賤自專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道字專指禮樂而言非泛言道理也生今世反古道謂作禮樂而不宜於今者程子所謂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

份按生今反古既兼愚賤說則包有位無德者在內許氏獲罪十一與陳氏聽上所為句皆欠斟酌

專性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却又非美事

名於四方面太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不同何也。今按周禮太行人歲編考三歲。編類五歲。編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人之職也。○今按章句曰。文書名。名是音聲。而許氏却兼象形言者。何與。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差。則其聲差。既正其聲音。則畫在其中矣。故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與此互發。○或謂議禮制度考文三件。說天下之事。還未盡。如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之類。當何所屬。又如征伐賞罰之類。不知何所屬。曰。此以屬之制度。未見其不可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

說統曰。倫。非人倫之倫。親疎貴賤之相接。禮度秩然。是次序。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議禮所以制行。

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附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為驗也。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位無德而

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

說統曰。此節舊以愚賤分疏。然者亦字。要抑揚。說到有德無位。上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困勉錄曰。此節及下節之意。總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

姚承菴曰此章內以三字言之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言之曰禮者理也樂者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於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其實禮之一字該盡

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爾雅引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食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

困勉錄曰末二節斷宜從大全朱子蒙引存疑淺說分應詳用自專反古說雙峰泛言引孔子作箇樣子不可從者古今反古本兼上下側重在為下者故獨引孔子

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並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峰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固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

中庸卷之三 章句下 禮記 適喜齋

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

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

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足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

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樂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註曰首節為綱次節輕看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作之

可蒙引講前章非天子節謂少康周宣不與焉余初謂以其賢而非聖耳及觀其解此章王天下則知其以少康輩守成而非開創也亦謬矣困勉錄曰此節反言德位時以起下文當補一句曰無時與位猶不可况無德乎如此方完

作餘意以上顧首節下起世道亦未為不可也說約曰六事如此也世道節有譽於天下也末節引詩總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世道節一樣○困勉錄曰翼註謂三車王道也王道本於天德故日本諸身以德性既尊問學既道入講愚按以德性問學解本諸身是矣然德性問學乃兼天德王道在內非只是天德也徵諸庶民以下則其驗耳若只以本諸身屬天德則前所謂精微中庸等豈只是一身上事乎註中有其德之德兼成已成物說與大學明德不同又曰本諸身六句俱屬有三重

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足徵

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前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峰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附蒙引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白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

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

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起

不易吾言者也宋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

中庸大全章句下

微之也。須重徵驗。上講即民
有必信必從之理。而可驗我
制作之善。故曰。徵諸庶民。若
泛講。信從是動。而世為天下
道一節。意。困勉錄曰。君子
之於天地。有法之處。有奉之
處。有贊之處。法之者。以議禮
言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
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
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
理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
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
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
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
天地之陰陽也。以考文言之。
六書之法。其義無不畢歸於
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若此
者是謂法之然分而言之。天
地自天地君子自君子。而君
子法之以有為。統而言之。君

子之所為。亦天地自然之理
也。是謂奉之然。雖曰君子所
為。即天地自然之理。而天地
不能為。而君子代為之。是謂
贊之鬼神。三王後聖皆當如
此推之。其註曰。建天地重
自然。意實見神重。莫測意其
因其革。不參絲毫智力於其
間。純是道化自然。是不悖於
天地。其因其革。轉移輪旋。極
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
於鬼神。又曰。天地鬼神易混
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
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
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
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
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
之知覺運動。最靈妙處。○養
合註曰。六事雖並言。其實考
諸四句。又本首二句。來然所

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
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先
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
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
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
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
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
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
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
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
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
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
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
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
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
力以脩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
地同體。質證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
俟聖。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附蒙引六事一

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神。則至幽
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
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
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
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
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
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以議禮言之。如天
秩有禮。而我庸之。天序有典。而我悖之。其分之不相
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情之相親。即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臣卑於下。天地
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地之大義
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以其情
之相親者言之。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
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通。與天地睽而其事同
者。一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
地也。○以制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
方底圓蓋之屬。天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
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

中庸大章句下
通喜齋

以徵諸庶民者又根於本諸
身之德也○份按困勉錄謂
此章雖有德位時三意然德
為重時位帶說故愚於上焉
者節補一句曰無時與位猶
不可說無德乎已側重到德
了則本諸身節只當就德說
不必復牽時位舊說本諸身
以德言徵諸庶民以時位言
不必從徵諸庶民只是本身
之驗與不謬不悖等一例此
說固是然註所謂驗其所信
從即上信從字分明是就時
位說則蒙引又有時位句亦
未為非蓋重在德上而於徵
諸庶民句中帶說時位於本
旨何礙也

青黃赤白黑之類皆天地之五行也○以考文言之
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
假借其義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先儒
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聲之離合而天下之
字窮矣二氣四聲之離合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
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
之物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
為也○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
內自該五音○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宮為喉音屬土
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為舌音屬火羽為
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敷宣也是何悖於天
地乎○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
於天神也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羣神之
感格亦以此理不疑於羣神也○又大概說以議禮
言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
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倫一鬼神屈伸往
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
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著以

筮制龜以卜而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鈎深致遠可以
傳鬼神之意而斷天下之疑是亦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也○以考文言之如日之為奇月之為偶山有山
形川有川勢如此之類一造化之迹之呈露也此以
字形言也曰嘯則聲隨以出曰吸則聲隨以入曰來
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
之類一氣機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
大概說凡車旗服色之制一陰陽變化之迹也其方
圓動靜之象一陰陽造化之妙也○又大概說其字
形之曲折鬼神之神之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
之闔闢屈伸也○建天地質鬼神若只概說大理則
當云天地也當晝而晝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
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時而峙水當流而流草
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之類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
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
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密而密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
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若聖人之議禮制度
考文禮當如此者則如此禮當如彼者則如彼度當

如此者則如此。度當如彼者則如彼。文當如此者則如此。文當如彼者則如彼。禮之親疎貴賤。度之高下大小。文之多寡清濁。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道之明者也。建之而不悖。鬼神之潛往而潛來。無聲而無臭。至幽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莫不皆然。如此說甚開雅而正大。亦甚縝密。然究其所當然之實處。則前諸說似不可沒也。蓋窮理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乃為得之。○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淺說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閒。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所當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不謬不悖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

結上四句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并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

翼註曰要在不徒講知天而重發知天所以能質鬼神不徒講知人而重發知人所以能俟後聖方是又曰知天知人即本諸身內有了此又在質鬼神後聖上看出耳○錄曰此節斷宜從蒙引存疑說說作推原看新說謂只作贊詞不作推原者謬又曰吳因之謂要之不疑鬼神一本於吾身之知天也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也孰謂君子之道非本諸身以徵諸民者乎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處此說極明然須知上本諸身內已足包有知天知人意非只就知說也此知天知人則又就其中抽出言之耳

份按六事雖並言其實考建四句自首二句來而所以徵諸庶民者又全在本諸身句上若如史氏所云反重在下四句矣

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道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證○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

翼註曰此節舊分當時後世
宋是世為者自一世至後世
也遠近字上亦無當時字蓋
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
二句言王化不限於地一是
直說一是橫說又曰世世世
也只就本朝言之若過此又
不是時王了天下兼後賢後
王後民又曰有望不厭俱重
在遵其制作上望字不是關
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之也
亦不是期望若期望是還未
曾遵也不厭者是法則其言
行而不厭也凡人耳目習熟
便厭了今却不然○黃蔡陽
曰法則即是望即是不厭望
而不厭又即是世法世則○
吳因之曰不直曰天下道君
子法君子而必曰世為天下
道世為天下法云云者蓋此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
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
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
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
心○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
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附存疑故君子動而
世為天下道以下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
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
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
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
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
如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

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
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
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于譽也自
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
峰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
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鷺二
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
望之意在此無斁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
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
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證上
文而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史氏伯
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

處寡過與天下服天下化成
等意不同別處俱說斯民感
化於上此則不重感化而重
有三重有以鋪攝而整齊之
故口氣原歸到君子身上去
耳○傍按翼註謂則準也不
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
意如君子說子當孝親人便
準之以孝親此說最是然亦
須兼取為立言之準意在內
方完備

中庸大全 章句下

適喜齋

六事解如此二字則徵庶民已在內了若又以終譽為庶民則豈可通乎陳氏許氏雖不以動而節貼庶民而仍以無惡無射終譽貼動而節亦不必從又曰如此二字包上知天知人不謬不惑無疑不悖等意譽字包上法則有望不厭等意○翼註曰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遠也。陳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為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存疑。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

道也。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愚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

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不傲。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天下之君實則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為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附蒙引。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

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者類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

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

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

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

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

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雷必變

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

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

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

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

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

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

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粗

底道理為末為外○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

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峰胡氏曰中

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

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

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

困勉錄曰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禮記曰天時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意易明但襲水土難明看來聖人下襲不徒是按其疆域順其風氣而已大而行藏小而日用此境有此境之理彼境有彼境之理截然不相混亂是即各正之疆域異宜之風氣也聖人隨遇而安素位而行雖不膠於一定而不定之定乃為至定即此便是下襲水土○困勉錄曰或問不時不食與仕止久速俱是事亦俱是行

北溪以不時不食等語事以仕止久速等語行不妄淺說只以事言得之又曰據蒙引存疑淺說則所謂末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為外心則為內其說不易矣據北溪潛室則以不時不食為事為末而即為外以仕止久速為行為本而即為內殊謬據史氏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為末為外而其所以然者為本為內亦不其所以然者為本為內亦不○○按所謂事者即所行之事也行與事不可區而為二也所行之事鉅者為本細者為末皆在外者也其所以行之者心也在內者也仕止久速之類雖為鉅為本然亦行事之在外者耳烏得獨謂

事與理分本末而即以本末為內外也二說似皆有理而蒙引存疑淺說之說尤妥

吳因之曰持載覆幬內就舍下並育不害意錯行代明內就舍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譚王懷曰載而曰持坤輿有德以維持也天主覆幬則大其幬幬非德烏至是四時錯行一德之自為循環日月代明一德之自為禰代便已舍小德大德於此下特申明之○卷合註曰持載覆幬各要兼分

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

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淺說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目升則月沉

月升則此言聖人之德雙峰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

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

中庸大全 卷下 下 適喜齋

合看方合得下並育不害意
方合得下大小意○翼註曰
上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之
道於一心而兼體不遺者喻
之下二句自其會帝王天地
之道於一心而迷運不窮者
喻之不遺不窮俱是大的意
不可以不窮作久意自文原
無久字也假如如有日無月有
寒無暑而其運有窮則不大
矣又曰錯行代明只重錯代
二字見不窮意不重明行字
如欲解日月代明不可說聖
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
心如日月往來不窮耳○說
統曰此是形容聖心極全極
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
至誠無息無一時或間○杜
靜臺曰天地二字提起貫四
時日月看四時日月不過運

於天地中觀其錯行代明天
地之大益見○說約曰章句
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小
德兩德字
份按錯行代明乃是至誠無
息意饒氏以無所不備言之
便與持載覆幬相混
份按聖人與天地合德亦與
天地同其大耳黃氏所云夫
子大天地小殊謬張無垢謂
聖人能造化天地朱子有子
孫反能孕育父祖之譏黃氏
之說毋乃道是雲峰謂大地
各得陰陽之偏不若聖人會
陰陽之全亦略同此失蓋意
在推崇孔子而不知經文實
無此意也
說統曰道非道理之道即曆
家天道南行北行之道○因
勉錄曰謂並處就是不害不

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
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
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四
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
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
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
載。夫子乘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
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
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
而天地為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
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淺說自其無
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閒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
大也。○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
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眾善悉備。
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鄭註曰幬

亦覆也。
或作燾。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

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

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

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

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
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

適喜齋

悖者非也天下豈無並育並行而相害相悖者存疑謂不
是並育只一箇育如何說得
不害不是並行只一箇行如
何說得不悖亦非也天下固
有不和害相悖而亦不能並
育並行者以大小二字意體
之自見若究其實則亦非有
二耳○吳因之曰講不害不
悖須暗與下川流意相關切
乃妙飛潛動植總在天地間
生育却一物自有一物之性
命一物自有一物之太和豈
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
時日月總在天地間運行却
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舍
各自有躡度不相紊亂不相
乖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中
自有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
中自有不相悖的妙處須活

看乃佳○翼註曰大德小德
只一德也造化之主宰為德
小德者分而言之各一主宰
大德者合而言之共一主宰
但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
分合也辟如八只一心分言
之謂之萬念相似又曰川流
敦化流字當對敦字看或流
其化或敦其化化即四時日
月萬物之化也因上文加一
川字故省去一化字耳○困
勉錄曰自其不害不悖者言
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
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
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並育
並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
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
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
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
者也小德大德隱而不見聞

於一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
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道以見形旬上文取辟之意也朱子曰大德是敦那
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
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
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
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
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
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
出來○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
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
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
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
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
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

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
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
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三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
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
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
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
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
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
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
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
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
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
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
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
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
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
適喜齋

中庸卷之六 下 三

者也又曰大德小德即是中
和可以分合言不可以動靜
言○賽合註曰此天地所以
為大句要認朱註兩所以字
與白文此所以有分別蓋萬
物四時日月俱就迹上觀皆
可見者而小德大德則說裏
面所以主張之者乃不害不
悖之所以然也故朱註著兩
箇所以字而白文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的所以字却就在
小德大德見不作推原說○
說約曰俗講皆謂並育兩句
尚不是天地所以大處必至
小德兩句方是天地之所以
大極不是夫天地之所以大
處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
之所以大處只在祖述憲章
上律下襲若又推而進之以
為有一德以主之而乃見其

大則首節云云反輕矣豈正
指乎
份按朱子謂大德是中小德
是和而其說費隱處則謂不
可以隱為中費為和夫朱子
以大德為中而不以隱為中
則朱子雖未明言大德小德
之不可分配費隱而其意固
可默喻也蓋費之所以然者
為隱而隱即寓於費之中而
非別有所謂隱固非中和之
動靜各為一時所可止而同
者若大德小德雖本為一德
然一以分言一以合言不容
不區而為二則其與中和相
類而不與費隱相類亦明矣
然諸儒論者不一雙峰饒氏
洵饒黃氏皆謂大德為隱小
德為費殊非朱子之意伯璿

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
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結上文○東陽許氏曰此
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
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
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
即建諸天地而不悖○讀書錄並育並行皆大化之
源故曰大德敦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
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
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
如泉流○蒙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
並生天地之閒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
之毆魚鸕之毆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
於天固不以此而過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
克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而然亦不害於
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
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
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
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大

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
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
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
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不害不悖之所以
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
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
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
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
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
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作
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
大之實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
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
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閒故曰並謂皆有
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看來大德小德只
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
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

史氏則謂川流敦化是費天德小德是隱其說是也或曰德是主張在內者川流為費而小德為隱誠無可疑矣于所謂和亦有費有隱是也若以敦化屬之未發之中則似與費不相似竊嘗謂之敦化似非專屬靜時此敦化之所以為費也困勉錄謂大德小德不可以動靜言此說得之蓋未子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而謂此二章當以表裏言之至聖章是說發用處至誠章是說存主處然未嘗以未發已發分貼夫所謂存主云者特言其心之運用於內耳非必寂然不動之謂也今觀至誠節章句所謂各自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無一毫人欲

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者由此出所謂至誠無妄有默契焉而非聞見之知所謂自然功用非有所倚著於物或問以經綸為致和知化為窮理以至於命此豈可偏屬之未發時事耶說者謂此節宜在心體上說然就其心體則固隨其所運而非寂然者矣又觀萬物節章句謂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恐亦難就未發說然則朱子之以中為大德和為小德只是謂大德與中皆是一本之合小德與和皆是萬殊之分而未必拘拘於已發未發之畫相合也○蒙引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以分合論最當夫知分者之為小德川流則川流是其分者費也

中庸之章句
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

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

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一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中庸之章句下

適喜齋

小德是其所分者隱也知合者之為大德敦化則敦化是其合者費也大德是其所以合者隱也○存疑謂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最為的當夫自天命流行上說固非專指靜時言也此敦化之所以為費也其在聖人功用之及於天下民物如至聖章所云是小德川流也其適用於聖人之心體如至誠章所云是大德敦化也或問云以天地言之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夫曰高下散殊曰物各付物此即存疑散在人物之說也曰於穆不

已曰純亦不已此即存疑天命流行之說也故存疑之說不可易也○又按薛文清謂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即存疑所謂自天命流行上說也愚向疑章句所以並育並行二句是就萬物四時日月說與或問所云於穆不已就天命上說者不同今得此條融會而貫通之甚快○文清謂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夫泉源泉流雖有本末之異而變之皆費之可見也敦化川流之謂也至其所以然者則隱而不可見也大德小德是也吳因之曰足以有臨須緊根生知意發揮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廣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人力勉強者一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

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

察明辨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

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

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

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

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

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

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

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

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

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

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

陽之靈也魄能藏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

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

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

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

燭照之便多運用不來了唯上天篤生聰明睿知他耳目心思運用處非唯人不可測識雖至聖亦不得知其所以然而然神運鬼輪絕非尋常意見所可及任憑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有遺於坐照之外故曰足以有臨又曰足以有臨不是言聰明睿知之用正是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至聖這生知真足以君臨天下何等樣聰明睿知也下仁義禮智亦然○翼註曰生知之質真仁義禮智之德雖有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又曰為能字直貫到節末并直貫到時出之○說統曰仁義禮智皆聰明睿知中所涵容執敬別皆君臨中事

份按首節俱是言德積於中者陳氏謂莊是貌之嚴恐非說統曰溥溥淵泉緊承足以字不是又深一層卽至是者而究其量是何等溥博卽至是者而探其蘊是何等淵泉至時出處是以時發見於外耳○困勉錄曰溥註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充足而不欠缺博註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說謂其宏大而不狹小淵註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註有本是一源法濬源泓無盡又曰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實是形容

睿智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聰明○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通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蒙引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眾人所得而同者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奮者未必強雖強矣本體或未剛剛特一時毅則堅忍而剛有終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

一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存疑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就心上說言齊肅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朱子曰泉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出發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出
發

中庸大章句下
適喜齋

小德猶二十七章言道之小
而曰優優大哉耳時出不但
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
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
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
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
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
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形容
至聖小德可謂盡矣又曰博
博淵泉四字就裏而說總頂
上節而時出之就發見說不
頂上節蓋上節雖有容執敬
別等字然却不重只重五箇
足以字耳謂博博淵泉頂聰
明睿知五者時出頂臨容執
敬別者非謂二句總形容聖
人心體者尤非又曰翼註謂
此時字最細如均一知臨却
有時用明有時用晦此等變
化不一翼註此說最明大全

不疑淺說俱作時中看並無
取之不置用之不竭無阻塞
無窮盡之說
兼合註曰此節只以天淵擬
其博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
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
深一層翼註曰因民之敬
信說見其當可不作效說○
則勉錄曰敬信悅不重民上
只重形容時出之妙又曰存
疑謂言行皆見也信悅皆敬
也淺說則以威儀即見字淺
說為長

中庸大全卷之五

見形旬反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淵泉而以時發

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

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為周遍也

博廣闊之義蓋自凡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

其理無不該是為廣闊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

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

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喻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

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解泉字○存疑博博淵泉

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博博之說也只是萬物者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

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更

無長說○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保民無疆以至於

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

焉凡其去奸革弊誅暴鋤亂罰不避親賞不避讎者

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己正南

面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

智之德出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

之利病閭閻之幽隱無不知不審者知之別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形旬反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

中庸大全卷之五

適喜齋

賽合註曰敬信悅所在即是
聲名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
包有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不是上所及者
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
此處只歸重配天上首二句
不平常以中國為主舟車以
下極言盡天下去處皆敬信
悅非有出於中國蠻貊之外
又曰本文言聲名註言德之
所及者蓋聲名即實德流動
處聲名所及即德之所及也
○翼註曰舟車所至以下即
極言自中國以至蠻貊之地
見其無一處之遺也非又在
中國蠻貊之外亦不是單極
言蠻貊○李玉海曰不重在
尊親重在聖德之可敬信說
○困勉錄曰配天者配天之
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

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
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
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悅聲
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
非侈言其功效也○賽合註
曰配天與上如天不同如天
以德之體段言配天以德之
功用言須貼註中廣大意

哉之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

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
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
乎附說又以其莫不敬信說者而極言之蓋其發
見當可而民皆敬信說是以聲名云云霜露所隊極
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

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也
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
○蒙引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
信悅也若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
極言了此謂極
言天下去處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

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

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
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教化章章明矣通考
更氏伯塔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即是費愚謂
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
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費
○朱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
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
而聖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

續困勉錄曰曰首節是至誠之功則次節是至誠之心體從來依大全小註遂劈開一體一用仇滄柱謂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不知章句所云功用原在心體上說與他處體用之用不同豈可妄議

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

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

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

困勉錄曰經綸蒙引就聖人一身言許氏兼脩道之教言看來兼說亦可但天下之大經則斷宜空說不可謂是天下之大經

中庸大章句下

卷

適喜齋

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率此其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教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思附蒙引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

份按蒙引謂立本渾淪謂為是鄭氏謂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困勉錄謂蒙引此條子向亦有此疑然朱子於首章性字已以仁義禮知為說似亦無妨愚謂在此章畢竟渾淪說方見大德敦化意若將仁義禮知分說恐說成小德川流矣但蒙引以此為未發之中却

恐未當愚說已具見於前矣其謂未發時未有條理亦未盡然朱子答陳器之書云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洞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閒便應蔡氏豈偶未思及此耶

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足為天下後世法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附蒙引經綸天下之大經致和也立天下之本則仁民愛物之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見萬殊一本之意况未發之中未可分條理分條理言則為小德之事入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皆實理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

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性盡其當然之實建其有極立之即致中附蒙引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五行庶彙萬品而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人只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今言二人相知之道亦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故曰相知是為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於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道相契兩情無間豈但聞見之知而已哉○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此皆至誠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豈有所倚著音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

中庸大章章句下

困勉錄曰無倚只依黃直卿
作不倚思勉爲是朱子謂如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
殊不貼切註倚著於物思勉
也是物詩書師友也是物蒙
引翼註俱兼說似完全然黃
氏覺直捷也

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之意日用閒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處便是
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
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然自得
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
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
知其結語更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
而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
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
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雙峯饒氏曰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
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峯胡氏曰首章由
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
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
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
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

份按存疑謂至聖章臨容執
敬別是以五德分言故爲小
德川流至誠章經綸立本知
化是以五德合說故爲大德

誠之心無閒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
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
本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立之者聖人
用力字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至
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誠經綸言至
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微則悠遠以下指其驗
於天下之氣象功效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
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附蒙引夫焉有
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附蒙引夫焉有
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
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
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
憑藉非天然自能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以發於
用者言如何亦概爲大德敦化曰此章須味章句數
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純亦
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以統體言物各付
適喜齋

敦化說得兩章之義了然蒙引此條却就極誠無妄說大德敦化亦似得朱子至誠是那裏面骨子之意故採之如能就合說處著想而又從極誠無妄發出議論則其於大德敦化之義毫髮無遺憾矣

樂因之曰此是申明上節之意非贊詞上節暗有仁淵天等意尚未說明至此始提出耳又曰講肫肫節便隱隱關得難知意○唐荆川曰此題顛倒看便是至誠之道經綸大經是其仁也其仁則肫肫立大本是其淵也其淵則淵淵知天地之化育是其天也

其天則浩浩其淵其天就說至誠之天淵○呂晚村曰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又曰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大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勉錄曰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上文明有溥溥淵泉字則以溥溥淵泉為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為主而淵淵浩浩形容之詞不必如有疑作一例看

中庸大全 卷下 意句下 三 道喜齋
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雖曰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敦化也何疑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存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入而存何足以為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溥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

中庸大全 卷下 意句下 三 道喜齋
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雖曰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敦化也何疑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存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入而存何足以為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溥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

中庸大全 卷下 意句下 三 道喜齋

是廣大的命也是靜深的若前章溥博淵泉便俱包性命說矣雙峰此條最難通既以浩浩句承知化育來則此句已包地在內矣又以淵淵句屬地豈不支離乎

說說曰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在贊至誠之妙上。困勉錄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是天下至誠猶云唯至

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唯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聖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份按通書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朱子曰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又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據此則陳氏睿進一步即聖之說本未嘗差但經文既以睿知為至聖恐睿即是聖之義未可強為分別

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附淺說即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閒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澈物欲無間而萬理空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太虛運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聖知之知去聲王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川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宋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雜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謂之至精至妙者矣○蒙引此聖字即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惟聖人能知聖人

通喜齋

份按蒙引謂經綸天下大經
是大德中德小德小德川流
之有溥博淵泉不必強以經
綸為肫肫其仁亦為大德也
愚謂此條不如存疑上章是
五德分說此章是合說之安

按此二章章句一則以小
德大德分一則以至聖之德
至誠之道分語類則以至聖
至誠分游氏又以德字與道
字分愚謂此當以小德大德
為主而至聖至誠亦須辨得
分明蓋他處獨言至聖則聖
字兼有表裏此處以至誠對
舉則至聖屬表至誠屬裏所
謂至誠是那裏面骨子誠則
所以為德是也若其以德屬

至聖道屬至誠乃五文耳其
實德亦可屬至誠道亦可屬
至聖勿泥游氏德道分內外
之說也
份按或問以經綸大經為致
和章句則謂各自盡其當然
之實而皆可為天下後世法
似不但運用於心而且兼發
見在外矣竊謂至聖節五箇
足以溥博淵泉皆指在內
者自此說到時出乃自內及
外而以外為主朱子所謂惟
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
泉是從內說向外是也其曰
以表言之蓋以表而該乎裏
也經綸節兼發見在外即此
想出心體之肫肫淵淵浩浩
乃自外及內而以內為主朱
子所謂惟天下至誠經綸天
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是從

中庸大全卷之五
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
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
非做一人自知○存疑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
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
合說非大
德敦化乎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

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
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
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
至此而無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
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
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
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

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
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
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
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
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
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
其表面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
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
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
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
黃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
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
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
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
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
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
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

中庸大全 章句下 適喜齋

外說向內是也其曰以裏言之蓋以裏而該乎表也○存疑謂臨容執敬別是就五德分說經綸立本知化是就五德合說夫惟就五德合說則雖兼發見在外而亦不害為大德敦化也

自外而見非是

份按至聖章本言表而以德言許氏謂德主乎內乃推其本言之至誠章本言裏而以道言許氏謂道行於外乃致其用言之如此互說亦巧份按雙峰謂至聖章論小德是費至誠章論大德是隱夫中庸之言費隱大抵言費而隱即在其中惟鬼神章哀公章兼費隱言耳未有專言隱者謂至誠章專言隱可乎

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將淪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隱○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

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凝此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即達德至德之德但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即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人之凝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凝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為誠之至也德為聖之至則知行兩盡

適喜齋

份按此書以中庸名篇天道人道自皆所以發明中庸何必區區辨論及此

份按此條大指不過謂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所以前後皆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其說已具

第十一章又見二十六章似不必更如此費詞羅列竊謂前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至道一條頗為扼要其餘紛紛之說皆可去也

而德外無道矣。道為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為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其詳於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為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為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為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為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為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為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為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

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入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為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二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

無外小無閒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導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為學者脩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在所以為知行之體者問學即知行所以為知在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三章反覆乎不驕不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三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為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為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已於前二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

份按史氏於十二章章末謂二十章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中開雖有說聖人處不過以為學者用上之法二十章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中間雖有說學者處乃是授學者以至此階梯其於先知後行先行後知之辨皆已及之此條大意不過如此何必如此瑣瑣詞之複語之詳凡此者皆大全今本採入之過也

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陷於老莊之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開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為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為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為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為詳而於聖人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為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為詳而於下學之事為略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遜世不

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為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則皆全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為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之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為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知之盡言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

裕如也其論費隱大亦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即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為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為詳於聖人之事為略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為詳於下學之事為略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為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為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為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



以先知後仁為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為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為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即中庸之用隱即中庸之體也中庸即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為二終乃與之為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

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翼註曰入德至德正相照應首節只說為己之心可以入德未有工夫潛伏二節為己之功奏假二節為己之效○勦錄曰此章是中庸結尾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照應二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說統曰惡其文之著不應做惡文重質看重質之意與此章不相干文字是好字不好處還在舊字○李穀侯曰講惡字不可用文勝滅質世風大壞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曰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曰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綱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

等語蓋此句固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然亦與文質齊儉等意無干只云文太著則心馳於外炫而詩人惡之却安○說統曰闡然曰章只重闡然不重曰章然曰章即在闡然內非有兩層○困勉錄曰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闡然曰章之實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又曰知此三者則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箇知字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箇為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又曰己字

包得近自微遠風顯近自微固已也遠風顯亦已之遠風顯也知遠三句是又從己中推出一幾耳○李衷一曰此德字即後面不顯惟德遠天之德也○翼註曰溫而理以是為己下三句是知幾末句雖承知幾來而本在為己也重為己上不可與知幾平對又曰知所講包下慎獨及敬信皆謹於近自微也至於民勸民威天下平則達於遠風顯矣
呂晚村曰講說章句不通莫如此章拈闡然二字為其本錦尚綱是為己立心闡然是讚尚綱曰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况闡然是形容外邊曰章是形容在中

中庸卷之九 章句

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騫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詩國風衛碩人鄭考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

之丰皆作衣錦娶衣娶綱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綱與縗同是用縗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聲

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闡然衣錦故有曰章之實

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

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步卜**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

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

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綱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綱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

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闡然雖曰闡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闡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曰著而不可揜如尚綱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己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之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綱闡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附蒙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著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

中庸卷之九 章句下 七 適喜齋

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
貼曰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
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
說以誤後人如云闇然之功
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
當實字名曰又有闇脩至闇
攝天下於闇則又刪却然字
為名曰又不通之甚者又曰
闇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
綱之不外飾非有闇然之道
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又曰
徐為儀以己物分貼簡溫未
確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物
寬裕溫柔未嘗不可處己人
已未嘗岐術簡溫安得分用
況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何
屬耶
份按為己知幾雖是一項然
知其當謹而謹之正是為己
之功下文慎獨戒懼是也

份按此處只可言知所謹下
文慎獨戒懼乃實言謹之之
事

矣。但立心為己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皎潔光彩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有為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後來為己之功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其極也。○平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本起語而意說來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

讀本

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清之近知風之自。○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其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曰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心言。○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峰胡氏曰亦就心上言。○第二十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

中庸全章可下

適喜齋

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通考。涂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與理相稱。理與事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慎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為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附語錄。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

呂晚村曰。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份按存疑。謂近指身兼心。蒙引前一說。謂近兼身心。後一說。謂近只是身。以朱子遠近是已對物之說。律之專指身為是蒙引。謂微之顯。自心之形於身。感與物者。言存疑。謂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人。乃是以微為自。而兼風字。近字與遠字以言顯也。

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可。以入德。可以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未謹也。○蒙引。近只是。身。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以。入德矣。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中庸下章可下

適喜齋

呂晚村曰。知遠之近三句。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翼註曰。內省字最重。即省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一念。

初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
加存過省之又省使人欲盡
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
初心無所愧怍便是無惡於
志矣又曰不疚無惡於承內
省來重在君子必欲使之如
此上蓋亦屬工夫也○說統
曰君子必要內省不疚而直
無惡於志內即是獨省即是
慎不疚而無惡於志正是內
省正是人所不見處奮力也
○困勉錄曰君子內省此處
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
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
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看
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又按
吳因之云不可及二句緊接
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
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
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

潛滋暗長方無及矣不但是
贊之之詞也○說約曰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已
能如此者不主方做謹獨工
夫言故不取三山之說而在
疑淺說達說皆從之似亦可
兩存無害然亦孔之昭只是
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
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
意當補入孔昭內及多事而
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困勉錄曰呂晚村謂此是主
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
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
可知舉盡顯處言也專指靜
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
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晚村此條最是大全雲峰胡
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份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
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
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
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
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
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
知也已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
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也亦甚昭然而易見言
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
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
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
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
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
入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
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
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蒙引語錄所謂到
者日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廂此云光所漏入者
戶之光非漏之光若漏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
矣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
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
并去聲言其效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
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
適喜齋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
之事也○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
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
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
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
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
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
知也已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
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也亦甚昭然而易見言
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
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
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
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
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按章句謂君子之戒謹恐懼
無時不然分明以不言不動
該言動也呂說最爲得之
說叢曰君子直到篤恭田地
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工夫未
嘗輟手

份按雲峰以不動貼不睹不
言貼不聞似不必

份按史氏所引許氏講屋漏
與舊說不同恐不可從

份按首章隱微俱指獨說今
史氏以隱爲屋漏非也

溪陳氏曰抑詩卽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
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
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作君子爲
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
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
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
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外面發
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
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
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
不見卽是獨內省不疚卽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
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
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
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卽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
可聞此不言而信卽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
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
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
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

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
爲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
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馨曰許氏云尚庶
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
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自視其身
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
地而慎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己
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爲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
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
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
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爲己所不知之地能不
愧於此卽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存疑觀其語意
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蒙
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
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
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
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
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

詩曰此二節不重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民威天下平者皆德也又曰不顯節雖又進一步然亦不可把民勸民威太看小了

翼註曰恭是主心之欽翼言篤即不顯意不顯實因無思勉也有思勉則有痕迹便是顯矣篤恭者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也又曰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又曰此節德字正應入德○陳居一曰正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境界以民勸民威較之尚有勸威之迹在○呂晚村曰若泛填感應話頭便籠統不切講篤恭須緊根柢雖伏矣二節深言之講天下平須緊承賞怒二句分清出落又曰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

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密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

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音斫斫刀也鈇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

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附蒙引為己之功既密

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言豈

不顯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以為真幽承上文

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

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奉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

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篤厚也篤恭言不

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

言適喜齋

效驗又開一分了
份按篤恭者乃不思不勉不
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
於言動之間也若云不待言
動而自厚於恭敬則可遂謂
其不復見於言動恐未必然
且此條積大全者復採之尺
幅之間其文重出而編書者
不覺何也

困勉錄曰雲峰謂不顯之德
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
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
動靜也

份按秦假一節雙峰伯璿以
上節承慎獨下節承戒懼其
非吳因之謂俱承戒懼來亦
非雲峰謂一節分承敬信更
謬新安及蒙引淺說俱總承
戒懼慎獨最當困勉錄則始

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
動之間附釋饒氏曰中庸一書始言戒懼慎獨而
終之以此皆敬也中庸以誠為一書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篤恭而天下平乃聖

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

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
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輻如毛皆不
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
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
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
為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
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
五節說不顯篤恭則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
功也○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
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
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
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己
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
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要
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
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
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開然與慎獨戒懼深
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
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
而不顯者一謂不發揚一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
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
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
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璿曰按章
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效驗
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
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
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

取儀禮而終從新安及蒙引也。因總錄云：奏假二節，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也。吳荆山曰：困勉錄謂民勸天威只是國治事，此恐本要意思，民即天下之民，但平字氣象自與勸威不同耳。

份按雲峰四書解名四書通故史氏以通稱之，此云通考恐考字有誤。

續困勉錄曰：滄柱云：天下平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解脩道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云：脩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教矣。即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多政教觀舜之恭已無為，必因紀實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

中庸

卷之

三

讀本

是潛伏孔昭之詩為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為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考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

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蓋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兩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知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存疑。君子為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真無一時刻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在，清明在躬，脩身道方，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於恭敬而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

中庸

章句下

三

適喜齋

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
性率性之適合而為一非謂
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
率性之道也
份按始言一理者原道之所
自而言我本於天也未復為
一理者要德之既成而言天
備於我也正不得以未發之
中為一理而強以不顯之德
及無聲無臭屬之未發也○
份又按說者因首章未發頂
天命之性已發頂率性之道
凡遇說天命之性處皆止認
為未發之中殊不知以性與
情對言則性為未發如喜怒哀
哀樂節云云及孟子所謂性
善情善程子所謂五性七情
之屬是也若以性與道並舉
則未可偏指為未發夫率性
之道即率此天命之性當其

率性而行而天命之性固即
其焉孰謂已發之時與天命
之性不相干涉耶夫道即理
也性亦即理也朱子謂道與
性字實無甚異矣謂道即性
性即道又謂心有動靜其理
則謂之道且解之曰理即是
性至其發胡廣仲謂謂理
無不該動靜之理其意若專
以靜字形容則及偏却靜字
其說論性答後又云性之
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
靜而不偏然則道固有體用
而該動靜性亦有體用而該
動靜也未可偏指性為未發
道為已發也○樂記曰人生
而靜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朱子解之曰感物
而動非性亦無自而發故曰
性之欲通書云五性感動而

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
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
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
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
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
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
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
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
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
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
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而不
顯之德即我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
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又約而歸
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
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眾人之所可至也此言
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
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
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

始終焉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
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
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
使心之所有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
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
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
詩中言天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
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
事無聲無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
亦不是虛引○更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
過言天道之妙無聲無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
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善辭以辭善志故有未的當之
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
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
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乎○朱氏公遷曰此
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
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
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斂費而
遣喜齋

中庸卷之五 章句 讀本

亦惡分蓋亦就性字說下朱子嘗謂情是性之用又謂性發為剛隱是非乃性之情則所謂情者固猶包在性字中也○先儒於誠自成道自道每一指為天命之性一指為率性之道亦若以未發已發分配者信如斯言豈人之所以自成者止於未發人之所當用功者止於已發耶是未知性道實無異道即性性即道之旨也愚為之說曰誠為天命之性乃人之所受於天而所以自成者道為率性之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而不可他諉者如此分配庶幾可通如以未發已發為說則失其義矣謹連類而并及之

德之序是成德事言禮道之功則先戒懼後謹獨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後戒懼此本朱氏公遷最謬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以始學成德分乎蓋存疑公遷之說即呂氏德成及本之說或向辨之明矣又曰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為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語錄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曰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復扶又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

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

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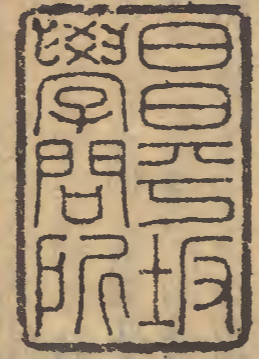
復芳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

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學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相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峰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探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通考

中庸下全章可下

非四書通原文不知何所本也
份按陸稼書曰朱子答黃子耕云率性之謂道非是人有此性而能率之乃謂之道但說自然之理循將去即是道耳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愚按如此說則性道二字分不得未發已發份增輯中庸大全已完忽得陸公此條深喜與鄙見相介特增入之



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支首章之略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略○此無節解之一支○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本章之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使氏伯璿曰右章是為第五節

中庸章句大全

